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公六

唐 西明寺 沙門 釋道世 撰

宿命篇第十八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宿習部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公六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脩短明昧之理無恒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拓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

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觀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映蔽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有眾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為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為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悟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

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鬼知三趣畜
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
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
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
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
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脩
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
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
彼脩羅共鬪定當須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
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
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
香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須我作是
念已即自化身作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
三十三頭於彼一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
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

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臺一
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一
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妓女一一妓
女皆作天樂作是化已屈申臂項往詣帝釋
殿前而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升其常頭之
上自餘三十二天輔臣各將眷屬升餘三十
二頭之上升已即便舉身凌空迅疾往詣遊
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比知非是正知也以
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
未盡如下狼知女心殺兒而去此即下亦知
上何言下不知上耶且處從多而說上得知
下下不得知上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
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內有一屠兒名
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知友曾白太子汝
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恣汝請後未

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
曰隨汝意求伽吒自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
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
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
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汝云何知伽吒白
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當行屠殺
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歿
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為知友故知善惡其
果定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
不虛然彼屠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
言使我常於王舍城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
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業與果今盡却
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受先屠
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
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

中墮餓鬼趣念彼所受飢渴苦時遍身流汗
深心怖惱息諸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
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地
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孔中遍皆血
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詣水澡浴浣衣
衆人謂之計水為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
宿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
三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
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
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百劫古時畜
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劫初
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
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
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
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

自性而知此智遍通五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爲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爲此等智之所覆隱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見險隘處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不造惱害他業恒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不爲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胎及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

公六

五

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爲鬼所魅羸瘦將死呪師問鬼汝今何爲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嘗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嘗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趨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嘗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讎相報理當法爾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者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即便起坐思

惟觀彼女人之心仍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見命而去此乃自識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爲良驗自餘鬼及天趣並識宿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煩重述然此二智非是種智論他心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禪定發得此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第五地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答如涅槃經中五百婆羅門爲彼仙育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念憶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獄衆生亦能念知獄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宿習部第三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

六

六

多遊行竹園間綠樹上下聲如獼猴或旋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猴聲者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兒戲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而作非法如是惡聲遍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勅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卿園中爲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爲作何等臣所不知爾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

獼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奉上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眾俱至佛所為佛作禮右遶三匝却坐一面向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為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猴使外道笑惟願世尊為我分別令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右肩手擎香鑪遶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獼

猴有好善心即為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華散比丘上爾時比丘即為獼猴說三歸依爾時獼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為受三歸已次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能除眾生無量重罪如是慙懃三為懺已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清淨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耨菩提爾時獼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上高山懸樹墜死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即生兜率天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華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獼猴 從於犯戒生 持戒生天梯

破戒為鑊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為給使 眾寶為牀帳

摩尼華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公六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卧在鐵牀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瓔珞

若欲脫眾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

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

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

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

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

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諂曲

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敷滿

十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

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

餓鬼中吞飲融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

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

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

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此

語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上佛告大

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

及以五戒緣前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

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

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

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號師子月

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即起合掌遍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爲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柰國拘睒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爲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尼見諸惡人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升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恒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爲餓鬼從餓鬼出一

千身中常爲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戒尼罵羅漢尼者今者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汗彼比丘尼者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慎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解成阿那舍王所將八千人求佛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公六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匝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並金光明如

來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齧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三十世作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齧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答由過去世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嚼吐地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脚齧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爾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內衆生之類麤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生便觀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能別知一不修耳

公六

十一

通一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心行善惡趣向生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並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聞一天下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强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心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

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悟意想如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有人臨當成佛以智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于座故得成佛六通清徹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通無礙法 真實無垢穢
念則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以慈念衆生
得通無罣礙 仙人五通慧 轉退不成就
我通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爾時座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諸佛刹爲識致身爲身致識

十六

十二

若身致識則無六通若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惟願世尊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爲第一義問爲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著汝問金色此有爲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爲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共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

善惡宿熏習 感報各殊方 曾為鬼害怨

或作狠讎殃 屠兒憶殺業 須審戲彌鄉

宿祐除患者 在處遊天堂 觸類與清遘

目擊洞兼忘 凡聖欽嘉會 賢愚慶流芳

四生行善業 六趣感神光 苦樂雖殊別

同知命短長

感應緣略引 九驗

晉羊太傅 瑯琊王練 河內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乘師 隋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魏釋玄高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

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

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

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

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

公六

十三

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

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

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

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祐

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喻

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

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其患之

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荆

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

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身

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

之情偏慙懃重也

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

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

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入

公六

十四

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云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

前女審其先身右三驗山
真詳記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塵尾并鐵鑊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公六尚是諦沙彌為眾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

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

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

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

禮記周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

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

泉後還具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

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驗出梁高僧傳

元魏之時有北代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

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

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

史其第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

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

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机可速

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哀傷人眾道俗奇

恠將為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

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興厭離恒樂靜居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

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

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脩巷

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

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

有高隆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

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

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

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

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

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曰

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

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

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尚書敦禮說云然
往年見盧文勵說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
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錄右一驗出
真報記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也
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音鸞師專崇習業以

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
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
告綽云汝淨土當成但餘報未盡并見化佛
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衆以裙襟承得薄滑
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插者經七日乃萎及
餘善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齒齧新生
如本全無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
能會斯嘉應也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母所撫育其
母平生恒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

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
經恍惚之間見其母曰我爲生時修福得受
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
可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
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
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恒以母禮事之隰
州沙門善撫與善經知舊見善經及鄉人所
說爲余今言之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
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馬家兒至貞觀末
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十六
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
弗信乃以墨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
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孀爲息因而有娠夢中
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

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
是兒舊舍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
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二驗出
其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音釋

輟	碧	琰	橫	也	拓
止朱劣切也	音暮良切直公六	切以舟	切木也	券與也	他各切
湓	機	靖	邁	也	迫
扶雨切	几居矣切	疾送	古候也	與也	迫博切
娠	案也	塵	祛	失舟切	迫窄切
孕失人切	彈	尾之乳切	胡古	齒復出也	窄狹也
	盡也	生風屬	瑯瑯	也	草
	安切	十八	瑯瑯	也	赴
	齒	刻也	瑯瑯	也	赴切
	初	也	瑯瑯	也	赴切
	觀	也	瑯瑯	也	赴切